

一本戀愛故事，如何重新打開一個部落——《阿禮戀愛記憶》 共譜

文 / 趙芳儀（國立屏東大學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這場關於「戀愛」的紀錄行動，最初並不在我們的人社計畫裡。

屏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進入長治百合永久屋園區後，阿禮部落一直是團隊長期合作的場域。最初，我們在阿禮文化健康站「從 Sasadra 古道談起」的文化課程，希望透過古道、地名、山林知識與遷徙路徑，重新認識阿禮部落的生活歷史。

真正改變課程方向的，卻不是一個預先設定的研究問題，而是古道旁幾段不經意的談話。

上山總是慢的，走一段路，停下來喝水，坐在石頭旁休息，就在這些空檔裡，原本準備好的問題漸漸被放到一旁。有位長輩指著路邊的石頭，笑著說起年輕時曾有人在那裡等待心上人；另一位長輩聽了，接著談起某一條後來不願再走的路。有人取笑，有人補充，也有人沉默了一會兒，才慢慢說出藏在記憶裡的名字。

那些話不是被正式訪問出來的，而是隨著腳下的路，一段一段浮現。

我們原本想從古道了解部落，最後卻發現，真正讓長輩願意長時間談論、彼此補充，甚至爭相說出往事的，是年輕時如何認識異性、如何追求、如何送別，又如何父母與家族的安排下走入婚姻。

戀愛，就這樣成為另一條通往阿禮的路。

從腳下的古道，走進部落的生活世界

阿禮（Adiri）是一個有數百年歷史的魯凱族部落，2009 年莫拉克風災後，族人由原鄉遷居到平地的長治百合永久屋園區，這段遷移不只是居住地點的變動，也改變了族人與土地、山林和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

過去，許多知識不必被特別說明，孩子跟著長輩走古道、進田裡、上山採集，自然知道哪裡可以停留、什麼季節做什麼事，也在生活裡逐漸理解家族關係與部落規矩；遷居平地後，原本可以實際操作的知識失去了熟悉的場景。有些規範仍被長輩反覆提醒，年輕世代卻不一定知道它們從何而來。

戀愛與婚姻，正好把這些差異顯露出來。

現在談戀愛，常被理解為兩個人的選擇；然而，從阿禮長輩的故事來看，一段關係從來不只牽涉男女雙方。誰可以追求誰、家族是否同意、彼此的血緣與身分是否合適、男方是否願意幫農、女方應如何回應，背後都有一套長期形成的倫理與秩序。

長輩很少只說「我喜歡誰」。他們談得更多的是父母的決定、長女的責任、兄弟姊妹的排行、貴族和平民的身分、不同家族之間的關係，以及個人的情感如何在這些條件之中被保留、延後或放下。

戀愛因此不只是青春往事。它讓我們看見阿禮族人如何理解家庭、責任與婚姻，也讓原本抽象的社會規範，重新回到具體的人生經驗裡。

文化健康站裡，記憶開始一段接一段

自 2024 年 7 月 18 日至 2025 年 9 月 25 日，我們在前期古道及相關文化課程的基礎上，進行了二十多次以戀愛記憶為核心的分享，課程不是依照固定問卷逐題訪談。我們通常只提出一個方向，例如古道、年輕時的交友方式、婚姻、送別或婚後生活，再讓長輩決定從哪裡說起。

多數長輩習慣使用魯凱族語講述，摩西牧師協助翻譯成華語，其他長輩則在一旁補充，有時提醒某個名字，有時修正年代，也會因為對同一件往事有不同記憶而討論起來。一個人的故事，經常勾起另一個人的回憶；一段原本只說了幾分鐘的往事，也可能在幾次課程後才慢慢補齊。

團隊所做的，是錄音、整理逐字稿、釐清事件先後，再將口語內容改寫成第一人稱故事。這項工作看似只是文字編輯，實際上卻必須不斷提醒自己：不能為了讓故事好看，就補上長輩沒有說過的情節；不能因為某段記憶不完整，便自行推測其中的因果；遇到族語翻譯仍有疑義的地方，也應保留不確定性，而不是急著替它安排一個完整的結局。

我們最初只想留下課程紀錄，後來逐漸累積成二十六位長者的戀愛與婚姻故事，一本《Sangulrialringavane ki sua Adiri——阿禮戀愛記憶》，就是這樣從一次次聊天、錄音、翻譯與改寫中慢慢長出來的。

當故事被寫下來，青春也重新有了模樣

有些故事一說出口，整間教室都是笑聲。

「把愛玉灑滿山路的 mumu」¹談起年輕時追求現在的太太。為了讓女方父母看見自己的誠意，他跟著兩位長輩上山採愛玉。回程時，每一袋愛玉都超過他能負擔的重量，他想起小時候拖木材下山的方法，便把整袋愛玉放在地上拖著走。沒想到袋子很快磨破，愛玉沿著山路四處滾落，最後還得由女方父母陪他一顆一顆撿回來。這段狼狽的經歷，反而讓長輩看見他的用心，也成了他多年後談起婚姻時最生動的一幕。

「把愛畫進情書的 mumu」也曾為了追求女孩，背起一大捆木材。同行的男伴身材魁梧，卻沒有幫忙，他只好一個人勉強把木材背回女方家。走路時雙腳不斷發抖，背後還被木材上的刺扎傷流血，自己卻毫無察覺。那個年代的追求，不是單靠幾句情話，而是要讓女方父母看見一個人的體力、勤勞與恆心。

¹ Mumu 在魯凱族語意指祖父、外公。

有些故事說得平靜，聽的人卻會慢慢安靜下來。

「不能先喜歡別人的 kayngu」²身為家中長女，十三、十四歲便開始在家族安排下認識異性。見面時不能單獨相處，周圍總有長輩與朋友陪伴；即使心裡已經有喜歡的人，也不能表現得太過熟絡。因為長女的婚姻不只關係到她自己，還牽涉底下的弟弟妹妹，以及父母對家族未來的考量。她說，身為女性，尤其是長女，只能順從父母的決定；即使有喜歡的人，也只能放在心裡。這句話沒有激烈的控訴，卻讓我們看見，同一段被後來稱為「傳統」的婚姻安排，在不同位置的人身上，可能有完全不同的重量。

「等到他越過山雨的 kayngu」則記得，一次收穫祭期間下著大雨，當時道路難行，她的先生仍騎著摩托車，帶著弟弟一路趕到阿禮。途中車子顛簸，還差一點摔倒，他卻沒有因此折返。多年以後，她最難忘的仍是那場雨，以及那個無論路多遠、天氣多壞，仍然堅持來見她的人。她後來對先生說：「我愛你，永遠愛你，也祝你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在這些故事裡，愛很少以直接告白的方式出現。它可能是一捆木材、一袋愛玉、一段冒雨而來的山路，也可能是明明有喜歡的人，卻依照父母的決定走入另一段婚姻。

畫在情書裡的狗，幾十年後才有了答案

「多年後才說出我愛你的 kayngu」與「把愛畫進情書的 mumu」這對夫妻保留了一種不同的浪漫。兩人都不太善於直接表達情感。年輕時，先生喜歡大自然，便把兩人一起看見的景物畫進信裡。只是他的畫並不容易辨認，收信的人一直不知道紙上畫的究竟是狗？還是山羊？時隔幾十年後，兩人在文化健康站重新談到這件事，謎底才終於揭開。他解釋，若畫的是狗，代表自己像狗一樣忠心；若是山羊，則是吊兒郎當的意思。

原來，那些多年來看不懂的圖畫，也曾是情書的一部分。

「多年後才說出我愛你的 kayngu」成長於嚴格的家庭，是家中長女，很早就開始照顧弟弟妹妹；她的先生則來自較為開放的家庭，兩人的生活背景並不相同。婚後，他們也經歷了孩子、孫子與家庭生活帶來的磨合。直到多年以後，她才在眾人面前第一次對先生說出：「老公，我愛你。」先生笑說，這是他從未聽過的一句話。

這一段看似簡單的對話，卻讓我們理解，長輩不是沒有愛，而是他們表達愛的語言與方式，和今天不一樣。有些心意藏在畫裡，有些放進勞動與照顧之中，也有一些話，要走過幾十年的婚姻後，才終於說出口。

戀愛裡，有一整套阿禮的生活秩序

隨著故事累積，我們也慢慢辨認出一些反覆出現的文化情境。

² kayngu 在魯凱族語意指祖母、外婆。

男方追求女孩時，通常不會獨自前往，而是由兄弟、朋友或長輩陪同，到女方家唱歌、聊天。隔天一早，還要跟著女方家人到田裡工作，或者在女方與長輩從農地返家途中前去迎接，幫忙背負農作物與木材。

男方必須留意的，往往不只是女孩的表情，更是她父母與家人的態度。因為最終決定婚事的人，通常不是年輕男女，而是雙方長輩。

有些男孩在窗外吹口琴或鼻笛，讓音樂代替難以說出口的心意；有人編花環送給心儀的女孩，女孩則以絲巾回贈；有人前往山林砍取材質良好的九芎木，背到女方家中，以勞動表達誠意。外出工作或當兵前，彼此會在山頭揮手、升起狼煙。煙越旺，據說代表心中的不捨越深；遠方若也升起煙，便知道對方看見了。

女性的行為也受到許多規範。見面時不能與男子單獨相處，衣著必須端莊，不能露出小腿與膝蓋，也不能直視對方。即使心有所屬，也不宜輕易說出「我喜歡你」。在一些故事裡，真正能夠公開表達愛意的時刻，反而是在結婚前向曾經追求過自己、卻無緣結合的人告別。

這些記憶並不全然甜美。它們同時包含家族責任、身分階序、性別規範、信仰差異，以及個人意願與父母決定之間的拉扯。

也因此，《阿禮戀愛記憶》不是一本只談誰追求誰、誰最後和誰結婚的故事書。二十六位長者的生命經驗，讓我們看見愛情如何與家族倫理、婚姻制度、社會階序、宗教信仰、服役、外出工作及遷徙經驗彼此交織。

戀愛是入口，書裡真正留下的，是一代阿禮人的生活。

從二十六篇故事，畫出十二個文化記憶

完成長者故事後，我們又從二十六篇內容中整理出十二個反覆出現、具有文化意涵的戀愛記憶，包括拜訪、幫農、花環與絲巾、情柴、狼煙、石縫裡的牽掛、交換照片、婚前圍舞、哭別與迎娶等，再邀請阿禮青年依照故事繪製圖像，製作成「**2026**年阿禮戀愛記憶月曆」。

我們希望，故事不只被收進書裡，也能走進族人的生活。月曆掛在家中，每翻過一頁，便重新看見一段長輩曾經走過的路。青年不是被動接收文化，而是在閱讀故事、理解情境、反覆修改畫面的過程中，參與了文化記憶的轉譯。

這本書與月曆，也在**2025**年**12**月舉辦的「當愛情來的時候」成果展開幕式，贈送給與會的貴賓，展場裡還有十二幅青年手繪作品、族人提供的老照片，以及文化健康站長者們的創作。

開幕式當天，真正熱鬧的地方不只在舞台上。

族人站在老照片前，指著照片裡的人互相確認，有人說那是自己的哥哥，有人立刻糾正；有人談起當年誰追求過誰，也有人看到舊照片後，才想起故事裡原本漏掉的名字。貴賓們也分享自己的戀愛故事，唱完古謠之後仍意猶未盡，又接著唱起情歌與報戰功。

原本掛在牆上的照片和文字，在族人的交談中重新有了聲音。

書寫一段戀愛故事，也要面對田野的分寸

這項工作帶給團隊的，不只是成果，也包括許多必須反覆思考的問題。

戀愛與婚姻涉及私密情感，也牽涉仍然在世的家人、過去的追求者與家族關係。長輩願意在文化健康站裡分享，不代表所有內容都適合公開；課程裡的一句玩笑，放進書中後，也可能產生不同的重量。

整理逐字稿時，我們必須判斷哪些內容只是現場的插話，哪些是長輩真正想留下的記憶；哪些名字可以呈現，哪些細節需要保留分寸。更重要的是，改寫不能以「故事好不好看」為標準。當資料不足，我們寧可讓故事留下空白，也不能替長輩補上一個看似合理、卻從未發生的情節。

這也讓我重新理解大學進入部落的角色。

我們當然進行紀錄與整理，但不能只在完成資料後離開。逐字稿如何被改寫、故事會被放在哪裡、書與照片將如何使用，都必須回到部落說明。大學能做的，不是替長輩決定什麼是文化，而是提供時間、人力與方法，協助那些原本散落在個人記憶裡的經驗，被整理、保存，也重新回到族人的生活之中。

一本書完成後，故事才真正開始流動

《阿禮戀愛記憶》目前是一冊由屏大人社計畫團隊與阿禮文化健康站共同完成的成果專書，未來也將朝正式出版的方向努力。對我們而言，它並不是一份已經封存的成果。

書完成後，仍有長輩陸續補充原本沒有說完的內容；有些家人第一次知道父母年輕時曾經歷過什麼，也開始詢問家族過去的婚姻與生活。青年透過繪製月曆圖像，必須理解為什麼過去的人不能直視心儀的對象，為什麼追求一個女孩要先到她家幫農，為什麼告別時要在山頭升起狼煙。

這些問題，讓戀愛記憶不再只屬於長者，也成為不同世代可以共同談論的話題。

一年多以前，我們只是想陪長輩談談 **Sasadra** 古道；一年多後，古道帶著我們走進二十六位長者的青春，也留下了一本《阿禮戀愛記憶》。

這本書沒有轟轟烈烈的愛情。它記錄的是一捆背得雙腳發抖的木材、一袋灑落山路的愛玉、一場仍堅持赴約的大雨，以及一幅直到幾十年後才被解開的狗或山羊。

這些看似細小的往事，讓我們讀見阿禮族人如何相愛，也讀見他們如何成家、承擔責任，如何在家族規範與個人情感之間走過自己的一生。

《阿禮戀愛記憶》留下的，不只是二十六段愛情，而是二十六位長者願意把青春重新說給下一代聽的生命經驗。大學所參與的，也不是替部落寫下故事，而是陪著這些故事被說出來、被整理，再重新回到部落。



照片 1：長者們講起自己的戀愛故事就滔滔不絕！



照片 2~5：這四張照片都是 2025 年 12 月 14 日「阿禮：當愛情來的時候」開幕式的照片，左上是阿禮長者們在演唱完古謠後，欲罷不能地唱起了「報戰功」；右上是阿禮傳統領袖伉儷，左下是阿禮長老柯清雄伉儷，這兩對夫妻在上台致詞時，也都唱起了情歌、說起了自己的愛情故事；右下是阿禮女

青年杜卉穎結合父母親的魯凱語及多納語，演唱情歌。



照片 6：我們到場佈的時候，就已經有族人靠過來老照片區「看圖說故事」了。



照片 7：阿禮長者在「阿禮：當愛情來的時候」開幕式儀式結束後，熱情且激動又熱情地為國科會人社計畫謝若蘭老師及夥伴們導覽解說。